

文献史料研究

● 郭天沅 主编

●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



丛刊 · 第一辑



文献史料研究丛刊

第一辑

郭天沅 主编

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 编

福建省地图出版社

K207

H4

=1

文献史料研究丛刊

第一辑

郭天沅主编

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

*

福建省地图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华林路)

福州32100部队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大32开本 6.88印张 130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1,500册

ISBN 7-80516-038-4/K·39

定价: 1.55元

128874

编者赘言

我国文献之富，若汪洋浩瀚，其无津涯。此以十余万言汇成一辑之丛刊，所涉猎者，不过沧海一粟。而立足闽台两地，着重史料价值，是为编纂义旨。

本辑力求显明地方特色，将《临汀志》之辑校，《东番记》之考证，《闽都别记》之论述，《福建省旧方志综录》之叙议，以及据方志资料对海峡两岸道教关系之探讨，作为闽台文献整理研究类刊之于先，并占主要篇幅。首篇《临汀志》，辑自《永乐大典》，为屈指可数之现存宋修方志增一郡乘，价值非小。著名《易》学专家黄寿祺教授《闽人易著提要五篇》，既对治《易》者有得窥堂奥之功用，又属闽人著述研究范畴，意义双关。

总之，本辑内容就不同专题，或鸠探亡缺、钩玄提要，或援据考辨、撰述阐幽，或诠释新译、剖析义理，愿能裨于读者。

地方文献专家徐吾行先生，致力《闽都别记》研究有年，文稿撰成未几，不意谢世，今刊其遗著，以示纪念。

承北京师大出版社胡云富同志题签，谨致谢忱。

郭天沅

一九八七年秋于福州

目 录

• 闽台文献整理研究 •

现存福建第三种宋修方志

- 《永乐大典》辑本《临汀志》……………廖天敏（1）
临汀志（《永乐大典》辑本）……………（8）

卷一：建置沿革（9）

卷二：至到（12） 城池（15） 坊里墟市（17）

桥梁（20） 风俗形势（24） 户口（24）

税赋（26） 供贡（33） 土产（36）

卷三：山川（41） 亭馆（62）

陈第《东番记》考证

- 附论《闽海赠言》……………（台湾）方 豪（65）
编纂《福建省旧方志综录》刍议……………郑宝谦（93）
从方志资料看闽台的道教关系……………詹石窗（106）
关于《闽都别记》之版本、刊行和编纂者
及其年代等问题初探……………徐吾行（115）

· 閩人著述目录解題 ·

閩人《易》著提要五篇·····黃壽祺 (136)

· 先秦文献专题研究 ·

《周易》的循环变化观浅探·····郭建勋 (145)

《尚书·无逸》新释四则·····张善文 (153)

· 地 图 ·

《明一统志·福建地理之图》·····封三

· 补 白 ·

台湾物产诗····· (92) (114) (135) (144) (164)

现存福建第三种宋修方志

——《永乐大典》辑本《临汀志》

廖天敏

我国地方志的编写，到宋代已进入成熟阶段。那时编志之风甚盛，许多郡县都有修志之举。据张国淦编著的《中国古方志考》统计，宋修方志约七百余种，其中福建占四十余种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宋修方志大多失传，现在能见到的不过三十几种，而福建则只存淳熙九年（1182）梁克家纂的《三山志》四十二卷，和宝祐五年（1257）赵与沐修、黄岩孙纂的《仙溪志》四卷（原书十五卷，北京图书馆存旧抄残本四卷）。

1983年我们在编制馆藏方志目录时，看到中国天文史料普查整编组1978年编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（初稿）中有“临汀志”一条，未载卷数及修纂人，只著录为明洪武间修，华阳乔氏三庄精舍据《永乐大典》过录本。为了核实修纂年代，我们翻阅了《永乐大典》“汀州府”条，发现在“题咏”一目里，收录了《临汀志》修纂人的序跋，从而知道该志修成于南宋开庆元年（1259），是知州胡太初修，州学教授赵与沐纂；再查《中国古方志考》，亦著录为宋胡太初修，赵与沐纂，但未注明卷数。因此《临汀志》可算是现存福建第三种宋修方志。

本文曾刊载于《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》一九八五年第五期，此次作了若干订正和补充。

根据胡序赵跋，我们还知道，汀州早在宋隆兴甲申年（1164）就草创了“鄞江旧志”，在庆元戊午年（1198）又续修了《鄞江志》（《中国古方志考》载该志八卷，宋陈晔修，李皋纂），但都比较简陋，详略不当，于是知州胡太初倡议重修，并聘请赵与沐、钟明之、陈士安、钟知本、丘一震等人“审绎旧志，搜猎轶闻”，由赵与沐总纂，胡太初删定，编为十五卷，又把艺文另编为文集十五卷，而且“皆阙其左方，为俟来者之续书”。这里没有谈到付梓之事，所以还是稿本。

由于原书早佚，我们无法知道该书十五卷的分卷情况，现只能从《永乐大典》所录，来推测其是否全佚。

《永乐大典》“汀州府”条，一共分为七卷三十二目，在三十二目中，只有“衙门”一目未录《临汀志》（只录《江浙须知》），末尾“题咏”一目，在《临汀志》仅录了胡太初的序和赵与沐的跋，因此，《临汀志》实际只有三十目。其顺序是：建置沿革、至到、城池、坊里墟市、桥梁、风俗形势、户口、税赋、供贡、土产、山川、亭馆、祠庙、寺观、坛壝、廨舍、仓场库务、邮驿、学校、贡院、营寨、古迹、郡县官题名、名宦、进士题名、武将、遗逸正烈、仙佛、道释、丛录。

从上列目录看，该志还是比较完整地包括了当时方志应备的内容。我们试以《三山志》的门类来比较，就会看出《三山志》的地理、公廨、版籍、财赋、兵防、秩官、人物、寺观、土俗等九大门类的内容，《临汀志》基本上都具备，只是不如《三山志》详细。

另外，《文渊阁书目》也收录了《临汀志》，虽然只简单著录为二册，未载卷数、修纂人及修纂年代，但从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《文渊阁书目》的评价，可以推测该目所载的《临汀志》当是宋修《临汀志》的完整本子。因为文渊阁的藏书，继

承了元代国家图书馆所藏宋金元三朝的旧藏，大部分都是宋元刻本和抄本。永乐六年编成的《永乐大典》也多是以这些书为底本的。永乐移都北京后，于十九年派人将这些书装了百柜从南京运送北京，又遣官四出购买，使藏书达二万余部，近百万卷，但并未进行整理。正统六年，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奉圣旨将图书移贮于文渊阁时，才逐一登记造册，编成了明代第一部国家图书目录——《文渊阁书目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文渊阁书目”条说：“所谓钞本十三、抄本十七者，正统时尚完美无缺……今以《永乐大典》对勘，其所收之书，世无传本者，往往见于此目。”由此推理，既然文渊阁藏书在“正统时尚完美无缺”，那么，我们说《永乐大典》所录的《临汀志》是完整的本子，更是无容置疑了。

再者，在《福建艺文志》中，也收录了一部所谓明人修纂的《临汀志》，提要是这样写的：“《临汀志》一册，《石遗室书录》云：‘抄本，无卷数，约百余页，不著撰人姓名。首述全郡建置沿革，带叙长汀，次宁化，次清流，次上杭，次武平，次莲（不作连）城，共六县，分望中下三等；次言郡界里数，次言郡城至各县界里数，次分言各县至各县界里数，以某水某山为界，次言水道；次言各县城内坊巷，次言城外乡里墟市；次言土产等而不及人物；次言山水以及陂塘井泉。其书每称《元一统志》及洪武某年，为明成化以前人所作，盖成化六年始析置归化县，十四年始析置永定县，是书皆未及也。’”

陈衍认为这部《临汀志》是明成化以前人所作是对的，因为书中只列了长汀、宁化、清流、上杭、武平、莲城六个县；但又据书中“每称《元一统志》及洪武某年”之语而断作明人著作，我们也觉得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。一、莲城的“莲”不作“连”，说明该书不是元代以后的人所作，因为“莲城”改名为“连城”，

是元代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的事（见《乾隆汀州府志》），而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距修《临汀志》的开庆元年（1259）只有十九年，在这样短促而且又是政治动荡、改朝换代的时期，一个府不太可能重修方志。二、从该提要所说的建置沿革、至到、坊里墟市、土产、山水及陂塘井泉等叙述的顺序，都和《永乐大典》中的《临汀志》相似，只是中间遗漏了许多条目，可能陈衍所见并非全帙。三、提要所说的“其书每称《元一统志》及洪武某年”，我们认为可能是明代人抄宋修《临汀志》而补充的，或者是抄书人据《永乐大典》抄录的（《永乐大典》中也收录了有关《元一统志》及洪武年间的某些资料）。总之，该《临汀志》不太可能是明代人修纂的。

× × ×

宋代方志在我国方志史上之所以有重要地位，就在于它体例完备，风格严谨，文字简炼，内容翔实，是研究宋代政治、经济军事、社会的重要材料之一。

《临汀志》修纂于南宋开庆元年（1259），它参考了隆兴志、庆元志等旧志，又广泛搜集了轶闻旧事，把汀州自唐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建州以来有关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献等方面的材料，做了简要的纪录，虽然内容不及《三山志》周详，但作为汀州现存最早的方志来说，它仍然保留了不少研究宋代历史、特别是福建汀州所属六县地方史的珍贵资料。比如，关于汀州及其所属六县的建置沿革、至到、户口、税赋、供贡等资料，是研究该地区宋以前地理、政治、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材料。我们从《临汀志》可以看到当时的“税赋”，计有夏税、秋苗、免役钱、房廊地基钱、盐课、春冬衣赐等青册钱、商税等多项；当时的“供贡”，计有上供银、圣节钱、大礼银、桩办头子银、簇办赏给钱会、免丁钱、铅本钱、牙契、经总制钱、铅本折茶钱、三司钱、

贍学钱、常平义仓米等多种名目。从中可以了解到宋代汀州人民负担的沉重。

在“营寨”一目中，有关“汀州屯田”的纪录也甚详，现抄录如下：“汀州屯田，见于汀州路上杭县立屯”，“元拨军人一千五百名，并田地、牛具、种子。田每军三名，耕田四十五亩，该田二百二十五顷，每亩纳米六斗，该粮一万三千五百石，牛每军三名共使牛一只，内有军三名为离屯窠远，使牛二只，计使牛五百一只；农具内斧头、镰刀、锄头、铁爬（耙）四色，每名各使一件，犁爬二色，每军三名共使一色，计农具七千件：斧头一千五百件，镰刀一千五百件，锄头一千五百件，铁爬一千五百件，犁五百件，木爬五百件，种子每田一亩用种谷六升，元拨田二百二十五顷，该种谷一千三百五十石。”这一段纪录，让我们看到了南宋时期在内地偏僻县实行屯田的具体做法。

在“土产”目中，有“金、银、铜、铁”等矿藏和热带动物“象”以及重要药材“白药”等稀有物产的记载。（关于“象”的记述，志中有多处以“象”字命名的地名、物名，如武平县有“象村保”、“象洞”“象洞洞酒”“象洞寨仓”，长汀县有“象牙林”，这都可佐证汀州在唐宋时期，确曾是大象栖息之所。）

在“山川”目中，还列出了金矿和温泉的地点。如“金山在上杭县北，有石峰并立，号髻山，康定间产黄金故名。”“百丈礫在上杭县北，金山之侧，高可百丈，一线之溜，发之石罅，其声涿涿然，旧有黄金坑，险不容足，樵者或往焉。”在上杭县建置沿革中也载：“天圣中，钟寮场坑治兴盛，商旅辐凑，徙县治之。”（按，《元丰九域志》亦载：“上杭，州南一百八十里，四乡钟寮一金场。”）可见上杭县的钟寮场就是炼金场。另外，据《乾隆上杭县志·杂志》载：“《宋史》：‘太平兴国后，天下产金六州，在闽惟汀有之。’邑之金山，康定间产金，至皇祐

时，中书备对贡金之数一百六十七两，今则无矣。”也可证明上杭县在宋代确实出产黄金。

我们还从“仓场库务”目里，看到载有冶炼和开采工场二十处，分布在长汀、上杭、连城、武平四县，虽然当时就有不少是名存实亡，但总说明临汀地区矿藏丰富，并且在宋以前就盛行开采，也可为今天提供勘探的线索。

至于温泉，在长汀县的何田市，上杭县的兴化、金丰、胜运三乡，清流县东南的池溪、丘源、嵩口以及连城县南九十里，都有温泉能“熟生物”的记载，何田市还建了男女温泉浴室。这些温泉是很好的地热资源，可供我们开发利用。

在“山川”“桥梁”“坊里墟市”等目中，还附带记录了一些民间传说、名宦事迹及其诗句。人物部分记叙的名人事迹，也保存着一些可贵的历史资料。比如“名宦”目中，记有闻名世界的宋代法医学专家宋慈的早期简历：“宋慈字惠父，建安人。有拔烦治剧才。绍定间奉招捕使陈鞞牒差同李监军革，平汀寇叛，未几剿渠魁于谈笑间，慈参赞之功居多，上功辟差知长汀县，转奉议郎。县治湫隘，慈皆撤而新之，使极壮丽。时当师旅饥馑之余，明于听断，境内大治。任垂满，差充督视行府干办公事。”在“坊里墟市”目记有他重创“词学坊”并书扁的事，在“廨舍”目里，记有他修建长汀县治，重创万雪亭的事迹。这些都可供研究宋慈的学者们参考。

“丛谈”一目，则着重记载有关郡守对地方兴利除害的措施，特别是摘录了乞行经界、钞盐的劄子十余通，其中包括朱熹、辛弃疾等名臣的劄子节录。为什么历届地方官都要求“行经界”呢？胡太初的劄子写得较简明：“盖由经界不行已久，田无亩步，但计收禾，官司之版籍不存，民户之砧基蔑有，以片纸成交易，收者获产而出者之挂税自如，以草帐办催科，贫者供摊而富者之抵

拒彘力；又有囑乡胥而暗走其税者，有占绝田而莫知其数者，有大家多膏腴而输税轻，小户守硗瘠而输税重者。不均之患，莫此之为甚，拯而理之，莫此之为急！”由于田地经界不明，“奸豪擅利，贫弱罹殃”，造成大批农民逃亡。据“税赋”一目记载，汀州每年夏税应纳钱七万八千三百八十九贯一十二文，绍定后，实收四万三千七百九十七贯三百二十四文，而逃绝户无纳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一贯六百八十八文，将近总额的一半。为了增加国家的税收，汀州历任郡守都请“行经界”（丈量田亩），但都遭到大地主豪绅极力反对，以至到开庆修志时还未能实行。从这里也可看出南宋统治政权的软弱无能。我们今天看不到汀州在宋代的田赋数字，大概就在于当时未“行经界”的缘故吧！

此外，关于盐课和钞盐的记载，也可以供编福建盐法志或福建经济史时参考。比如，《福建盐法志》说：“汀州一府向食粤盐”，其实，据《临汀志》记载，汀州在绍定以前，都是从福州、漳州运盐；绍定以后，长汀、上杭才改由潮州运盐，而宁化、清流仍运福盐，武平、莲城仍运漳盐。又如吴大挺编的《福建票盐志略》对宋代钞盐的记载阙如，而《临汀志》却记录了宋乾道八年在福建曾发行钞盐的史实。这些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总的说，《临汀志》也具有宋修方志“体例完备，风格严谨，文字简炼，内容翔实”的特点。其不足之处，在于资料搜集得还不太完整，“衙门”未见列目，“税赋”中缺少田赋数字，“风俗形势”一目仅有小序，人物部分也嫌简略。另外，把艺文独立于方志之外，至使失传，亦属一种缺陷。至于为“仙佛”“道释”立目，并且不厌其详，大概是崇尚佛道时代所给予的烙印吧！

临 汀 志

(《永乐大典》辑本)

廖 天 敏 点 校

点校说明

《临汀志》未有单行刊本，现以《永乐大典》所辑为底本，参考《乾隆汀州府志》进行校勘，而《永乐大典》原刊讹缪甚多，《乾隆汀州府志》所载宋以前史事又极少，因之许多资料难以核实。为了保持《永乐大典》原释风貌，除将断句改为标点外，凡有勘误、补缺、质疑，都于原文加注码，在每卷卷末说明之。原文中的小字夹注，除人物部分改用“：”号表示外，其它部分均用“()”号表示。点校中的错误缺点，望读者指正。

卷一：建置沿革

**卷二：至到 城池 坊里墟市 桥梁 风俗形势 户口
税赋 供贡 土产**

卷三：山川 亭馆

《永乐大典》辑本《临汀志》，凡七卷，本辑刊载一至三卷，四至七卷拟在后几辑连刊。

卷 之 一

（《永乐大典》卷之七千八百八十九）

建 置 沿 革

《禹贡》扬州之域，星纪牛女分之间，《周官·职方氏》七闽之地。春秋时勾践灭吴，兼闽而有之，是为闽越——无诸、摇皆其后也。秦灭诸侯置闽中郡，汉高帝五年，立无诸为闽越王，王闽中。孝惠三年，以摇功多无诸，更封摇东海王，都东甌（《通典》云：“今永嘉郡地。”）。武帝元封元年，取闽粤，诏徙东越人（《通典》注云：“即闽州地。”）江淮间而墟其地。后汉永和三年，分建安置晋安郡，领县八，其一为新罗，而汀基于此（《唐志》云：“汀州治新罗。”）。宋、齐因之，陈以建安郡改置闽州，又改丰州，隋平陈改泉州，皆隶焉。唐开元二十四年，始开福、抚二州山洞，置汀州——取长汀溪名之，旧图经云：“水际平沙曰汀。”又云：“南丁位也，以水合丁于文为汀。”天宝元年，改临汀郡，乾元元年，复为汀州。领县四（长汀、宁化、龙岩、沙县），初治新罗（《唐会要》云：“天宝元年八月二十四日，改新罗县为龙岩县。”则今之龙岩，盖州故治也。去州四百里），后迁长汀村（今在上杭县北十五里，名曰“旧州”，去州二百五十里），又迁东坊口（去今州治五里，亦名“旧州”），大历四年，刺史陈剑奏迁白石，即今治也（《唐志》云：“治新罗，大历四年迁白石，皆长汀县地”。《唐会要》云：“大历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，移汀州于长汀县白石乡。”未详孰是）。十二年，

割龙岩隶漳州。唐末盗兴，江淮王绪南入汀漳，王潮与其弟审知执绪，唐因以潮为福建观察使，建汀举籍听命，后称闽，历朱梁后唐，皆属焉。晋开运元年，朱文进杀王氏子弟，以许文缜来守，未几，王延政之势复张，解后有以虚声至者，文缜惧不克守，以州降延政，李璟兵攻破建州，并而有之。保大四年，割沙县置剑州，迄晋、汉、周，皆属南唐。宋朝开宝七年，南唐亡，悉入图籍，仍旧隶福建路，领县二（长汀、宁化）。淳化五年，并上杭、武平二场，并为县，割长汀县地隶之。元符元年，析长汀、宁化地，县清流。绍兴三年，又析长汀地，县莲城。今为县六：长汀倚郭，宁化在州东北一百七十五里，上杭在州南二百四十里，武平在城①西南二百七十里，清流在州东北二百一十里，莲城在城②南一百七十里。

长汀壘县。倚郭。随二州三迁（一在今上杭县北十五里，一在东坊口，一在白石乡），大历四年，治今所，历五代，迄宋朝，初无所更易。淳化五年。升上杭、武平二场，并为县，分南以西地隶之。元符元年，又与宁化共析地，以县清流。绍兴三年，又割古田乡六里，以县莲城。今州领县六，其四皆长汀地，惟清流地，长汀、宁化各半之。

宁化壘县。在州东北一百七十五里，旧为“黄连镇”，以地有“黄连洞”故名。唐开元十三年，因居民罗令纪之请，置黄连县，实介福、抚二州之间，开山置州，因属焉。天宝元年，改名“宁化”。宋朝元符元年，割县北六团里，与长汀东北同置清流县。治在今县东黄连镇，后唐同光二年徙今所。

清流中县。在州东北二百一十里，本长汀、宁化县地。旧有“清流驿”，在宁化县东麻仓团，溪流回环清泚。宋朝元符元年，提刑王公祖道行郡憩驿，爱其山川，且谓“长汀、宁化、壤地广表，官民睽隔，无以戢奸宣惠”，奏请分置一县，遂割宁化六团

里、长汀二团里，置县驿旁，因以名焉。

上杭中县。在州南二百四十里。唐开元间置州，凡再迁，皆于今县为近：新罗——今龙岩县——在县东百五十里；长汀村——今号“旧州”——在县北十五里；最后徙白石，相距三百余里。始于胡雷下保置上杭场，南唐保大十二年徙秋（音伙）③梓保（在今太平乡），宋朝淳化五年，升为上杭县，割长汀南境隶焉。至道二年徙鳌沙，咸平二年徙语口，天圣中钟寮场坑冶④兴盛，商旅辐凑，徙县治之。乾道三年，县令郑稷因民有请，申州及诸司，获旨徙郭坊，即今治是也。

武平中县。在州西南二百一十里⑤。唐置州之后，析西南为两镇：曰南安，曰武平，相距百二十里，隶长汀为闽。交泰四年，省南安并为武平场，宋朝淳化五年，升为武平县——旧经云：“以其地坦夷，而人多好武，故名。”——仍割长汀西南境隶焉。

莲城下县。在州南一百七十里，本长汀县地。绍兴三年，梅州司士曹事虞观进状，称“比尝摄尉长汀，窃见县境阔远，有地名‘南北团’去县三百余里，弱者难于赴愬，强者恣其剽掠，居民商旅皆无聊赖，乞于其地分一县，准敕置县，因其素号‘莲城村’，以名之”。鄱守郑公强度地之宜，割长汀村古田乡六团里隶焉。

附注：

（1）（2）“城”疑当作“州”。

（3）“秋”即艺字的古文，《乾隆汀州府志》亦作“秋”。

“伙”字不见于字书，疑误音。

（4）原刊本（即《永乐大典》本，以下同。）误作“治”。

（5）上文作“二百七十里”不知孰是。